

賽夏語感官動詞的語意初探*

葉美利**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延續 Viberg (1984)、Sweetser (1990) 和 Evans & Wilkins (2000) 的研究，探討賽夏語感官動詞的詞彙化與語意。研究發現，在三種事件類型中，評價動詞和動作動詞存在構詞形式上的衍生關係，經驗動詞則是合成詞。範疇內的語意延伸僅在 miS-/iS- ‘（聞起來）有~味’ 與動詞「吃」搭配時體現。感官範疇之外的跨域延伸，視覺與聽覺動詞較豐富，一致呈現動作類到社會互動、經驗類到認知、評價類到情態的延伸。觸覺與嗅覺的多義現象相對受限。觸覺透過換喻以動作的開端，即「摸」，來表達「握；拿」；前綴 taSi- 形成的 taSilotor ‘延續；傳承’，反映以文化傳承中的關鍵動作代表傳承的換喻延伸。「品嚐」與「嘗試」由同一詞彙項編碼，而其評價動詞又由動詞「吃」構成，挑戰了賽夏語味覺感官模式的基礎性。

關鍵詞：感官動詞，詞彙化，語意延伸，換喻，文化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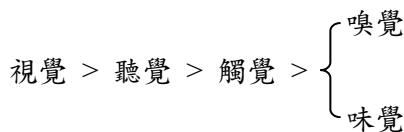
* 本文的初期構想曾以 “Semantic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in Saisiyat” 與 “Evidentiality and Perception Verbs in Saisiyat” 為題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臺灣語言學學會主辦之「第五屆語言、言談與認知國際研討會」（“The 5th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Cognition”，CLDC 2011，臺北：2011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英文及傳意學系主辦之 “Invited Workshop on ‘Stance Phenomena in Asian Languages: Typological, Diachronic & Discourse Perspectives’”（香港：2011 年 7 月 18-20 日）兩會議中。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多樣性永續發展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Taiwan, SDLD)，促使塵封已久的文章得以完成，也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mlyeh@mx.nthu.edu.tw

一、前言

感官動詞是表達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五種感官經驗的動詞（詳參 Viberg 1984；Ibarretxe-Antuñano 1999；Evans & Wilkins 2000；Strik Lievers & Winter 2018 等）。感官動詞的詞彙化 (lexicalization) 研究可以揭露語言與認知的關係，因此引發廣泛的興趣 (Norcliffe & Majid 2024)。自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以來，人們就認為存在一個以視覺為主導的感官階層，視覺在上，其次為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認知科學家並認為嗅覺、味覺、觸覺這種近端感官比遠端的視覺與聽覺感官更難用言語表達。Viberg (1984) 觀察 53 個語言中五個感官模式的動詞詞彙化，發現並非每個語言都像英語一樣以 *look*、*listen*、*smell*、*taste*、*feel* 做五個感官模式的完全詞彙區分，有些語言的聽覺動詞是從視覺動詞延伸而來的；此外，很多非洲語言的聽覺動詞可以結合名詞表達嗅覺與味覺，該研究因此提出感官動詞階層如 (1)。

(1) 感官動詞階層 (譯自 Viberg 1984 : 136)



根據這個階層，層級越高的動詞，越能延伸涵蓋低階層的感官模式；比方說，表達視覺的動詞可以延伸表示「聽」或「聞」的意思。Norcliffe & Majid (2024) 編纂了 100 個涵蓋不同地理分布或親屬關係的感官動詞詞彙樣本，觀察其以同一詞彙表達不同感官模式的共詞化情形 (colexicalization)，發現跨語言與地理區域的某些模式，特別是聽覺—觸覺、聽覺—嗅覺、¹ 觸覺—味覺反覆以同一動詞表達，為 Viberg (1984) 提出的階層提供量化的佐證。然而，Majid et al. (2018) 透過色塊、幾何形狀、簡單的聲音、觸覺紋理、氣味和味道等刺激（參 Majid 2007），測試二十多種語言（包括三種手語）的說話者對不同感官模式的描述，發現就哪些感官範

¹ 漢語的「聞」本來表示聽覺，但味道也用「聞」，這個從聽覺延伸到表達嗅覺的情形就吻合了這個階層。

疇被系統性地編碼而言，語言間存在著差異性。至於為何某些範疇比較容易被編碼，可以透過文化關注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獲得解釋。

眼、耳、鼻、舌、身等是我們接觸世界的基礎，構成身體的基本經驗，也因此感官動詞可以透過概念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延伸表達認知、社會互動方面的語意與語用功能（如 Viberg 1984；Sweetser 1990；Manasia 2016 等）。除了以階層中居於高位的動詞表達低階感官的共詞化之外，Viberg (1984) 也指出感官動詞可以延伸表達認知或社會層面的意義，如表一所示。

表一：感官動詞的語意延伸（譯自 Viberg 1984 : 158, Table 24）

感官	認知	社會
視覺	知道；了解	見面
聽覺	知道；了解	見面；遵從
觸覺	經歷；想	認識一個人 (許多印歐語言)
味覺	經歷	
嗅覺	懷疑(察覺祕密)	

根據表一，視覺動詞與聽覺動詞可以表達認知範疇的「知道；了解」意涵，許多語言的「看見」與「知道」以同一動詞表達，另外，這兩個感官模式的動詞也可以表達屬於社會互動範疇的「見面」義或「遵從」義，如英語的 *I see*；觸覺動詞可以表達「經歷；想」的意涵，或是在許多印歐語言可以有「認識一個人」這樣的語意；味覺動詞也可以延伸表達「經歷」，如英語的 *taste freedom*；嗅覺動詞則可以延伸表達「懷疑」的意思，如英語的 *smell treason*、*smell a rat*。

針對感官動詞的語意延伸，Sweetser (1990: 28-32) 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以 MIND AS BODY 的隱喻來解釋其多義性，認為視覺或聽覺與認知、觸覺與情緒、味覺與喜好、嗅覺與不好的味道或個性的連結，反映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我們以身體經驗為基礎去思考心智。雖然根據表一，視覺與聽覺都延伸到認知範疇的表達，但 Sweetser (1990: 37-43) 指出兩者有所不同：聽覺是主要的溝通途徑，應連結到「留心注意」與內部的「接收」（理解）以及「服從」（內部接收和理解意味著進一步按照預期做出反應，例如若涉及命令則服從）；此外，生理上的聽覺跟「服從」或「留意」這種生理與內在的接收是語言普遍的特質，不限於印歐語言。根據本文的觀察，賽夏語的聽覺動詞中，bazae' 可以表達動作與經驗事件，也可

以延伸表示「聽話」，似乎支持 Sweetser (1990) 的結論，然而只能表達聽覺經驗的另一個聽覺動詞 *tinhoero:*，則僅可延伸表達接收理解的「聽懂」；有趣的是，*tinhoero:* 可以進一步解構為 *tin-* ‘聽’ 與 *hoero:*，而 *hoero:* 的意義是「記得」，這是否可以解讀成賽夏語呈現了反向的從認知到感官範疇的延伸？此外，賽夏語辭典對聽覺動詞受事焦點形式 *bazae'en* 的釋義，除了「聽（受事）」之外，還包含了「感覺」。為什麼聽覺動詞會發展出「感覺」的意思？Viberg (1984: 137-139) 指出英語的 *feel* 可以用來談情緒（喜怒）與身體感覺（飢渴），賽夏語的 *bazae'en* 是否也可以兼指情緒與身體的感覺？Viberg (1984) 提出的階層以及 Sweetser (1990) 的隱喻分析，都指向視覺優勢：在認知範疇，聽覺只能擴展到內在接收，而視覺動詞才能延伸到比較高階的認知層次，如「知道」與「想」。然而，Evans & Wilkins (2000) 指出澳洲語言是以聽覺動詞來表達「思考」或「知道」這樣的認知意義。無獨有偶的，Huang (2002: 172) 研究鄒語情緒與身體的關係，也指出耳朵是鄒語情緒與心智的座落，鄒語的聽覺動詞 *t'mahunU* (AF)/ *ta'hingi* (PF) 具有兩個意義：一是「聽與理解」，一是「感覺」。Evans & Wilkins (2000) 主張探討感官動詞的語意延伸需將文化模式列入考慮，San Roque et al. (2018) 從跨語言的會話語料檢視感官動詞的語意，發現即使是少量的會話語料也顯示出感官動詞涵蓋的意義廣泛，其中許多意涵在不同文化中有驚人的一致性，該研究因此主張要解釋這些現象，除了 Evans & Wilkins (2000) 主張的認知普遍性與文化相對性之外，互動驅動的 (interactionally-driven) 普遍性亦須納入考慮。

本文探討賽夏語感官動詞的詞彙化情形，目的在於：（一）依循 Viberg (1984) 的脈絡，了解賽夏語五個感官模式如何以動詞表達。（二）探討賽夏語感官動詞的語意，特別是其所呈現的多義現象，除了上述的聽覺動詞可以延伸到認知層次或表示感覺的含意，其他感官模式的語意延伸如何。

賽夏族傳統主要分布在新竹縣與苗栗縣的山區，雖因地理阻隔而形成東河與大隘兩個方言，但南北兩方言差異並不明顯，溝通無阻礙，僅存在語音與詞彙上的細緻差別，且隨著書寫的標準化，發音的差別似乎有漸泯的傾向。本文呈現的語料涵蓋兩個方言，來源包含：（一）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賽夏語（以下簡稱「線上辭典」）²、（二）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³、（三）原住民族語 E 樂園⁴、（四）

² 網址：<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xsy/search.htm>。

³ 網址：<https://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有關此語料庫的細節，請參 Su et al. (2008) 與 Sung et al. (2008)。

⁴ 網址：<https://web.klokah.tw>。

筆者田野調查所得的語料。本文的第二節介紹賽夏語的感官動詞包含哪些，第三節討論感官動詞的語意，第四節綜合討論。

二、賽夏語的感官動詞

感官動詞應該包含哪些呢？除了五個模式的感官這種與範疇有關的語意成分之外，Viberg (1984: 123) 指出與感官動詞有關最重要的一般性語意成分是：動作 (activity)、經驗 (experience)、連繫 (copulative)，三者之分在於主語的語意角色：動作以主事者為主語，如 (2a)；經驗以經驗者為主語，如 (2b)；而連繫則是以引發感官經驗的刺激或來源為主語，如 (2c)。Viberg (1984: 128, 131) 以「動態意義」(dynamic meaning) 統稱感官動詞表達的這三種與事件類型有關的語意成分。

- (2) a. Anna listened to the music. (Whitt 2009: 1085 (3-5))
b. Anna heard the music.
c. The music sounds loud.

不同研究對動態意義所使用的名稱略有不同，Ibarretxe-Antuñano (1999) 基本上沿用 Viberg (1984) 的名稱，但將「連繫」改稱為「感知」(percepts)；Viberg (2008) 以「現象為本」(phenomenon-based) 代替「連繫」；Whitt (2009) 採用的名稱分別是「主事者導向」(agent-oriented)、「經驗者導向」(experiencer-oriented)、「賓語導向」(object-oriented)。本文基本上採取 Viberg (1984) 的名稱，但有鑑於「動作」、「經驗」與事件類型有關，而「連繫」似乎較難連結到事件類型，基於這種結構都是對感官刺激的來源做評價，因此將以「評價」取代「連繫」。為求通篇一致，以下皆採用「動作」、「經驗」、「評價」三名稱。

(2) 顯示英語的聽覺模式以三個動詞來表達動作、經驗與評價三個事件類型；然而，並非每個感官模式都透過三個不同的詞彙來表徵這三個事件類型。如表二所示，英語在視覺與聽覺上顯示詞彙區別性，而觸覺、味覺、嗅覺的 *feel*、*taste*、*smell* 則呈現跨越事件類型的多義性。

表二：英語基本感官動詞的動態系統⁵

感官	動作	經驗	評價
視覺	watch look at	see	look
聽覺	listen to	hear	sound
觸覺	touch feel	feel	feel
味覺	taste	taste	taste
嗅覺	smell	smell	smell

Viberg (1984) 探討 53 個語言中，五個感官模式下三類動態意義之表達，發現很少語言以 15 個動詞來詞彙化五個感官模式的三個動態意義。有些語言透過連續動詞 (serial verb)，如漢語的五個感官動詞分別以五個不同的詞彙表達，但經驗事件則透過後加連續動詞形成，如「看見」；有些語言藉由動詞複合、格位、介詞、衍生關係（如 Quechua 語透過反身詞綴 *-ku*）來落實這三類動態意義的表達。以下我們逐一探討五個模式的三個動態意義在賽夏語的表達。

(一) 視覺動詞

賽夏語使用最頻繁的視覺動詞是 *kita'* ‘看’與 *Sahoero:* ‘看到’。*kita'* 可以表示動作與經驗，分別如 (3a) 與 (3b) 所示；但 *Sahoero:* 只能表達經驗，如 (3a, c) 所示，動詞 *kita'* 可以出現在祈使句，而 *Sahoero:* 不可以；⁶ 評價則用 *kita'* 的受事焦點形式 *kita'en* ‘看起來’表達，如 (3d-e)。⁷

- (3) a. *kita'/*Sahoero: ka hiza!*

看/看到 受格 那

⁵ 表二翻譯、整合自 Viberg (1984: 128, Table 3; 2008: 124, Table 1)，但略去與本文不相關的部分，並以「評價」代替 Viberg (1984) 的“copulative”與 Viberg (2008) 的“phenomenon-based”。

⁶ Ye (1991: 66) 根據標記主事焦點的詞綴、否定詞的選用等，將賽夏語的動詞分為動作與狀態兩類，而 *kita'* 歸屬於動作動詞，*Sahoero:* 則為狀態動詞。

⁷ 本文採用的縮寫包含：主事——主事焦點、受事——受事焦點、處所——處所焦點、工具——工具焦點。引述之語料，為求通篇一致，其註解必要時做調整，如「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以「受焦」標示「受事焦點」後綴 *-en*，為求一致，調整為「受事」。拼寫、標點與華語語譯、用字，亦視情況調整。

‘看那個！」

- b. yako k<om>ita' siya ho~h<om>angih, 'ampowa' ila?
我.主格 <主事>看到 他.主格 重疊<主事>哭 怎麼 動貌
‘我看到他在哭，怎麼了？」
- c. yako kahiya' Sa-hoero: 'ahae' ka kabina:o'.
我.主格 昨天 看-完結 一 連語 小姐
‘我昨天看到一個小姐。’
- d. hini ka-ba:iw-en kita'-en wa'isan.
這 未來-買-受事 看-受事 貴
‘這商品看起來很貴。’
- e. So'o kita'-en kayzaeh a tomalan.
你.主格 看-受事 好 連語 程度
‘你看起來非常好。’

經驗動詞 Sahoero: 由動詞前綴 Sa- 與 hoero: 組合而成，(4) 顯示 hoero: 是一個認知動詞，表示「記得」。

- (4) a. hoero: ila!
記得 動貌
‘記起來了！」
- b. yako 'okik hoero: ila ka niSo' p<in>ayaka:i'.
我.主格 否定 記得 動貌 受格 你.屬格 <完成.受事>說
‘我不記得你說的。’
 - c. So'o 'am kaS-latar hoe~hoero: 'eleb ka 'a~'eleb.
你.主格 要 踏-外面 重疊~記得 關 受格 Ca~關
‘你出去時記得關門。’

hoero: 可以與動詞前綴組合，表示「～完結；～到」的意義，如 (5)。

- (5) a. yako San-hoero: ka bato' ray pazay.
我.主格 吃-完結 受格 石頭 處所 飯

‘我吃到飯裡的石頭。’

- b. 'ataw So-hoero: ka kabkabaehae:
人名 射-完結 受格 鳥
‘ataw 射中小鳥。’
- c. korkoring lo'aw'aw niSo' rayno' ti-hoero:-on?
小孩 走失 你.主格 在哪裡 找-完結-受事
‘小孩走失了，你在哪裡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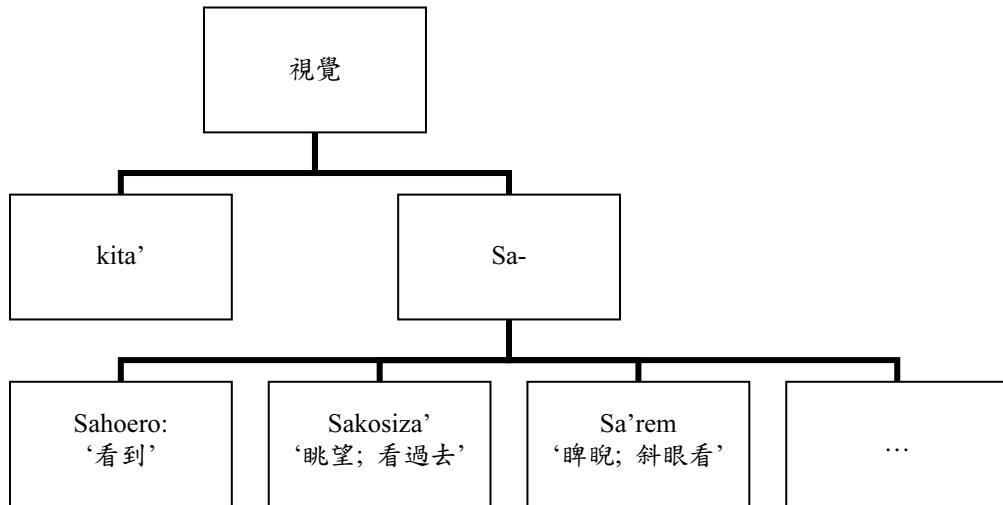
而 (6) 則顯示 Sa- 是表示視覺動作的前綴。⁸

- (6) a. Sa-kosiza' ‘眺望；看過去’
看-向那
- b. Sa-hae:~hae'oe: ‘往下看’
看-重疊~下
- c. Sa-kira:a' ‘探勘’
看-做記號
- d. Sa-nabih ‘回頭看’
看-留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視覺模式比較常用的動詞包含 *kita'* 與 *Sahoero:*。*kita'* 屬於基本層的動詞，可以表示動作與經驗，其受事焦點形式表達評價事件；*Sahoero:* 多用來表達視覺經驗，不論在意義或形式上都比較複雜，是由 *Sa-* 這個動詞前綴所構成的下位詞。圖一呈現視覺動詞的階層關係。⁹

⁸ 高清菊 (2009: 44) 的紀錄是 *Sa'-*，但目前線上辭典 *Sa'-* 的語意僅有「說」，一一查對例子，皆沒有喉塞音，因此本文採用 *Sa-*。高清菊 (2009: 44) 的例子中，還包含 *Sa-'awhay* ‘看衰；排斥；看不起’，顯示從視覺延伸到「認為」的認知意義；另外還有 *Sa'rem* ‘睥睨；斜眼看’的組成不明確，發音人表示，有可能是 *Sa-* 加上 *pae'rem* ‘睡’混合而成。

⁹ 感謝審查人提出下位詞是構詞關係抑或詞彙關係的討論。根據 Murphy (2010: 117)，上下位這種包含關係並非一種詞彙關係，兩個詞彙之所以形成上下位的階層關係，乃因其所指的概念呈現包含關係；De Caluwé (2004: 71) 指出，複合常常形成基本層的下位詞，顯示構詞與上下位的關係緊密。而就動詞而言，根據 Fellbaum (2002)，動詞的下位關係 (troponymy) 並非如名詞一般，呈現 *is-a* 的關係，而包含了方式 (manner)、功能 (function) 與結果 (result)。賽夏語 *Sa-* 組合的詞，基本上表達方式或結果，顯示其透過構詞機制形成動詞的上下位關係。



圖一：賽夏語的視覺動詞

(二) 聽覺動詞

接下來我們看聽覺動詞。賽夏語有 *bazae'* ‘聽’ 和 *tinhoero:* ‘聽到’ 兩個聽覺動詞。以下例句顯示，*bazae'* 可表示動作與經驗，如 (7a-b)；*tinhoero:* 可表示經驗，如 (7c)；而評價一樣是以 *bazae'* 的受事焦點形式 *bazae'en* 表示，如 (7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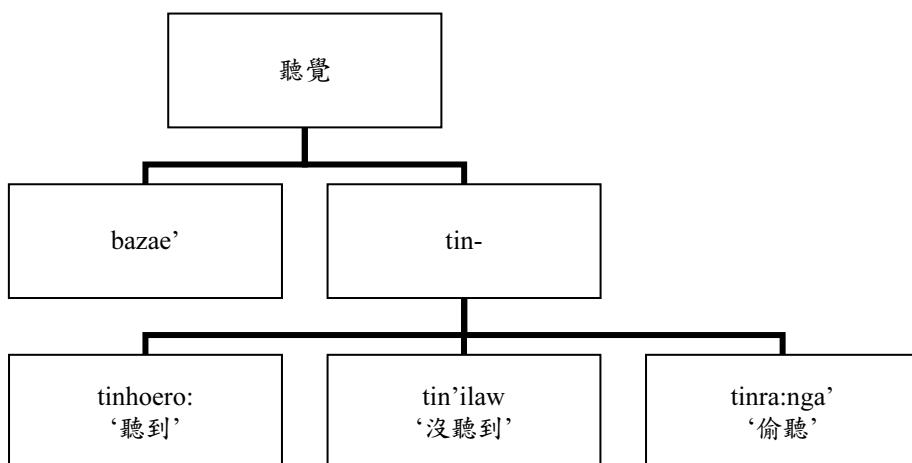
- (7) a. bazaे' noka tatin'i p<in>anabih kayzaeh 'iniSo'.
 聽 屬格 老人 <完成.受事>說 好 你.與格
 ‘聽老人家的話對你是好的。’

b. yako bazaء' siya mam ma:tol.
 我.主格 聽到 他.主格 動貌 唱.主事
 ‘我聽到他在唱歌。’

c. tin-hoero: So'o kaSlatar ila, 'am ha-kamatortoroe' ila.
 聽-完結 你.主格 出來 動貌 要 成為-老師 動貌
 ‘聽到你畢業了，就要成為老師。’

d. kabonbonan pakzazih bazaء'-en.
 鼓 吵雜 聽-受事
 ‘鼓聽起來很吵。’

根據第二（一）小節對 Sahoero: 組成的討論，本文推測 tinhoero: 應該是由 tin- 加上 hoero: 組成的，只是 tin- 的組合，線上辭典只收錄 tinhoero:，但根據 Zeitoun et al. (2015: 587)，tin- 的組合還有 tin-ra:nga' ‘偷聽’、tin-'ilaw ‘沒聽到’。¹⁰ 圖二呈現聽覺動詞的階層關係。



圖二：賽夏語的聽覺動詞

(三) 觸覺動詞

根據 Majid (2007: 32-35)，觸覺提供物體形狀、表面質地、震動、濕度、硬度、重量、彈性、柔韌度等方面的訊息，最主要的是涉及以手或手指獲得質地的感知。賽夏語可以表示觸碰意義的動詞包含 bilis、pon'a:iS、Soyap、Silam 與 taSi- 等。如以下例句所示，bilis 可以表達動作與經驗事件，如 (8a-c)；評價的用法一樣是以 bilis 的受事焦點形式表示，如 (8d-e)。

- (8) a. bilis hini kayba:en! kita' kayzaeh a 'aewhay.
 摸 這 布 看 好 連接詞 壞
 ‘摸這塊布！看好還是不好。’
- b. siya bilis noka ngiyaw ka 'oe:boeh kin hororay.
 他.主格 摸 屬格 貓 連語 毛 程度 柔軟

¹⁰ 原文的書寫形式為 tin-raanga' ‘偷聽’，本文依據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書寫系統，以 a: 取代兩個連續的元音，以之標寫長元音。

‘他觸摸到貓的毛，很柔軟。’

- c. 'oya' bilis ka kayba:en Soyap-en kayzaeh a 'aewhay.
 媽媽 摸 受格 布 撫摸-受事 好 連接詞 壞
 ‘媽媽用手摸了這塊布（想知道這塊布）撫摸起來是好是壞。’
- d. hini kayba:en bilis-en ya'o Sap.
 這 布 摸-受事 滑
 ‘這塊布摸起來很滑。’
- e. niSo' hima' ki 'ae'ay bilis-en hae'zawan.
 你.屬格 手 連接詞 腳 摸-受事 冰冷
 ‘你的手腳摸起來很冰冷。’

另一個觸覺動詞是 *pon'a:iS*，這個詞傾向表示動作事件，大部分的例句都出現在否定祈使句，且其受事焦點形式純粹表示事件的陳述是從受事者的角度出發，並非針對觸覺刺激來源做評價的用法，如 (9)。

- (9) a. 'izi' pon'a:iS ka 'al'alingo'!
 否定 碰觸 受格 未成熟的果實
 ‘不要碰嫩果！’
- b. So: 'okay 'iya'azem pon'a:iS ka ba:Si'
 如果 否定 小心 碰觸 受格 漆樹
 Sik-sa~sapih ka raro:o' ma' kayzaeh ila 'okay ma:ba:Si'.
 工具-Ca~換 受格 名字 也就 好 動貌 否定 長紅疹
 ‘如果不小心碰觸漆樹，交換名字就不會身上長紅疹。’
- c. 'ae:em pon'a:iS-en hinkawton ila.
 穿山甲 碰觸-受事 曲身 動貌
 ‘穿山甲被碰觸到就會捲起來。’

高清菊 (2009: 116) 透過 (*pa*)*ponbabih* ‘推開’、*ponlobo* ‘碰到腫的地方’、*pon'a:iS* ‘碰觸’、*pontikol* ‘碰觸且推’這些詞彙，推論 *pon-* 表示‘碰觸’的意思；並以 *pat'a:iS* ‘隨手放’、*kal'a:iS* ‘順道經過’兩個例子說明 *-'a:iS* 表示‘隨便；順便’的意思。本文認為 *pon'a:iS* 表達的確切意義是‘任意碰觸’，應該歸屬於表達特定的

碰觸意義，屬於觸覺動詞的下位詞。此外，(10) 顯示 pon- 的碰觸並不限於手。

- (10) a. 'aehoe' noka ta'oeloh pon-tikol 'iyakin. (高清菊 2009 : 117 (147a))
- 狗 屬格 頭 碰-推 我.受格
 ‘小狗用頭碰推我。’
- b. 'aehoe' ma'an 'okay be:ay-i ka kasi'aelen
 狗 我.屬格 否定 紿-受事 受格 吃的東西
 pon-tikol 'iyakin.
 碰-推 我.受格
 ‘狗我沒有給牠吃的東西，牠用頭碰推我。’

另外，Soyapen、Silam 與 taSi- 也都有「摸」的意思。如 (11a) 所示，Soyapen 是評價的用法，只是詞根形式 Soyap 並不出現在語句中；(11b-c) 顯示，表動作時使用的是重疊形式 SoySoyap，根據族人的語感，此形式具有「用手來回輕撫；安撫」的意思。

- (11) a. 'oya' bilis ka kayba:en Soyap-en kayzaeh a 'aewhay.
- 媽媽 摸 受格 布 撫摸-受事 好 連接詞 壞
 ‘媽媽用手摸了這塊布（想知道這塊布）撫摸起來是好是壞。’
- b. korkoring h<om>angih ila! Sa'ila Soy~Soyap!
 小孩 <主事>哭 動貌 去 重疊~安撫
 ‘小孩哭了！去安撫他！’
- c. siya mam S<om>oy~Soyap ka ngiyaw.
 他.主格 動貌 <主事>重疊~撫摸 受格 貓
 ‘他正在撫摸貓。’

如 (12) 所示，Silam 是「摸索」之義，帶有搜尋目的。

- (12) a. Silam kanSo' 'ay hobos, kita' hayza' ay ka rayhil?
 摸索 你.處所 處所 口袋 看 有 疑問 受格 錢
 ‘摸你的口袋裡，看有沒有錢？’

- b. yako mam S<om>ilam ka walo'
 我.主格 動貌 <主事>摸索 受格 糖果
 '<in>aSkan ray hobos ma'an.
 <完成.受事>放 處所 口袋 我.屬格
 '我正在摸放在我口袋裡的糖果。'
- c. siya marma' ka rayhil noka kinSat Silam-en ka basang.
 他.主格 偷.主事 受格 錢 屬格警察 摸索-受事 受格 身體
 '他偷錢被警察搜身。'
- d. lasiya ray 'ima siwi'an Sa~Silam ka-panra:an-an.
 他們.主格 處所 動貌 黑暗 Ca~摸索 名物化-走路-處所
 '他們在黑暗中摸索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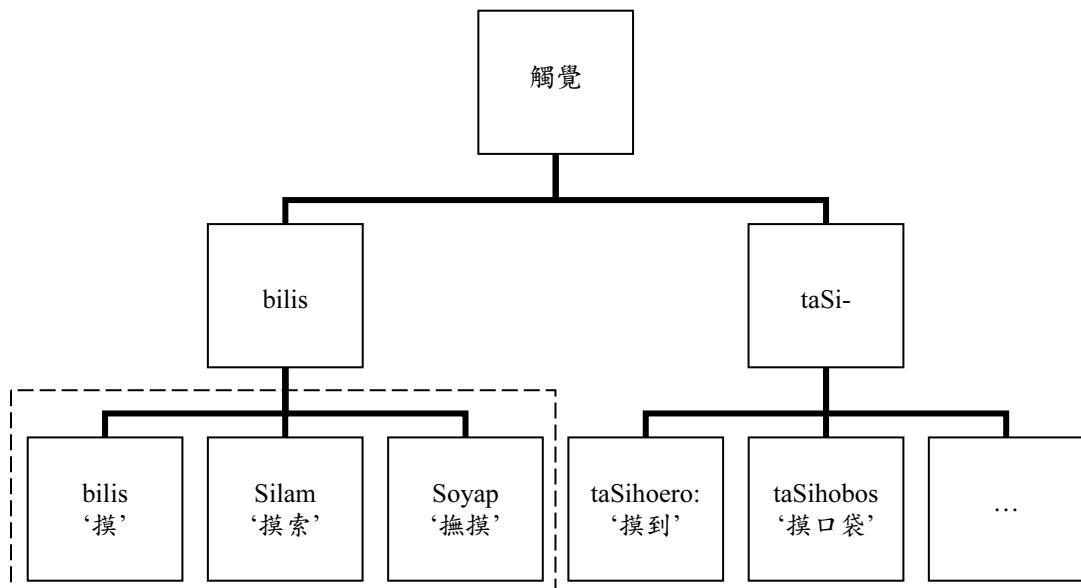
上面的「摸口袋」也可以用詞彙前綴 taSi- 表達，如 (13a) 所示。(13b) 顯示，taSi- 跟其他感官動詞一樣，加上 hoero: 可以表達經驗，而 (13c) 則顯示，taSi- 加上 'ano' 後的受事焦點形式可以有評價的用法。根據線上辭典的例句，'ano' 表達「對～做～」的意思，所以這裡的受事焦點形式應該是「用手摸起來」的意思。

- (13) a. So'o 'ampowa' taSi-hobos ka 'inmana'a hobos?
 你.主格 為什麼 摸-口袋 受格 我.所有格 口袋
 '你為什麼摸我的口袋？'
- b. yako taSi-hoero: ka habiS nisiya '<in>aSkan.
 我.主格 摸-完結 受格 匕首 他.屬格 <完成.受事>放
 '我摸到他放的匕首。'
- c. 'oya' mam rika: taSi-'ano'-on ka rae'iS,
 媽媽 動貌 發燒 摸-弄-受事 受格 額頭
 sa'owaz rikrika: a tomal.
 真 熱 連語 程度
 '媽媽在發燒，額頭摸起來真的很熱。'

上面的例子顯示詞彙前綴 taSi- 後面可以加名詞或動詞。加動詞的例子還包含 taSi-masak ‘赤手空拳拿’、taSi-lotor ‘接手’，加名詞的例子有 taSi-malat ‘拿山刀’等，語

意已經不單是「摸」的意思，將在第三節中討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賽夏語主要或基本層的觸覺動詞是 *bilis* 以及 *taSi-*，其中 *bilis* 表達中性的「摸」，動詞前綴 *taSi-* 與視覺、聽覺動詞相同之處在於都可以透過加上 *hoero:* 表經驗事件，也可以後加名詞或其他動詞衍生帶有方式或結果意義的下位詞。而動詞前綴 *pon-* 雖然有「碰觸」的意思，但不限於手部的碰觸，因此本文暫時不將之列為觸覺的基本動詞。¹¹ 至於 *Soyap* 與 *Silam*，這兩個動詞分別帶有「安撫」與「搜尋」這種具目的性的特定語意，因此也不將之歸為觸覺動詞的基本詞彙，故不包含在第三節的討論範圍內，因此在圖三的觸覺動詞階層關係中以虛線框出。



圖三：賽夏語的觸覺動詞

¹¹ 根據 Zeitoun et al. (2015: 579-580)，*pon-* 還表達了「製作」(make)、「指」(point)、「分裂」(split into) 等意義，而且也是一個使動前綴。我們確實也發現很多 *pon-* 組成的詞彙，如 *ponpo'po'* ‘膨脹’(衍生自 *po'po'* ‘拍’)、*ponlakay* ‘破裂’(衍生自 *lakay* ‘打破’)、*ponlaleket* ‘毛骨悚然’(衍生自 *leket* ‘截斷’)、*ponra:an* ‘割草開路’(衍生自 *ra:an* ‘路’)等，解構不出 *pon-* 具有「碰觸」的意義。

(四) 味覺動詞

由線上辭典查到的味覺動詞是 *talam*，表示「試吃；嚐嚐」的意思，例句如 (14a)。這個詞的使用比較受限，只限於表動作事件。經驗事件用 *Sanhoero:*，如 (14b)，而評價事件則用 *si'aelen*，如 (14c)。

- (14) a. So'o *talam* ka t<in>alek ma'an *bangih* ay?
 你.主格 嚐 受格 <完成.受事>煮 我.屬格 鹹 疑問
 ‘你嚐嚐我煮的鹹嗎？」
- b. *yako* *San-hoero:* ka 'ima 'aejis 'a:im.
 我.主格 吃-完結 受格 動貌酸 李子
 ‘我吃到酸的李子。’
- c. *hini rapowal* 'i'ini' 'aS'aSay, *si'ael-en* t<om>opak.
 這 芭樂 還沒 熟 吃-受事 <主事>澀
 ‘這芭樂還沒熟，吃起來澀澀的。’

基本上 *San-* 和 *si'ael* 都表達「吃」的意義。根據 Yeh (2003: 38-39) 與高清菊 (2009: 141)，*San-* 通常後加非名詞性的詞彙，表示以什麼方式進行或導致什麼結果的「吃」，如 (15)。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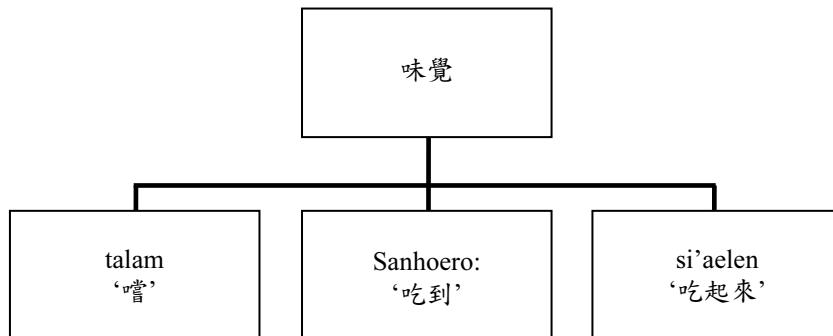
- (15) a. *watan San-nanaw* ka 'aelaw 'angang-en ni 'oya'.
 人名 吃-只 受格 魚 罷-受事 屬格 媽媽
 ‘watan 只吃魚不配飯，被媽媽罵。’
- b. *siya* *San-'akoey* ka *tinawbon biSbiS* ila ka *tiyal.*
 他.主格 吃-多 受格 糯米糕 痛 動貌 主格 肚子
 ‘他吃太多糯米糕，肚子痛了。’
- c. *yako* *San-baba:ok* a *tomalan* 'iya '<in>oetae' ila.
 我.主格 吃-飽 連語 程度 想 <完成.受事>吐 動貌
 ‘我吃太飽了，想吐了。’

¹² 目前觀察到加名詞的例子僅有 *San'aza* ‘嚐新’，'aza' 指播種祭中的主祭。

賽夏語雖然有單獨表達味覺感官模式的動詞 *talam*，但似乎侷限於動作的表達，而經驗的表達則訴諸 *San-* 組成的下位詞，但基本上 *San-* 表達的是「吃」的意思，「嚐到味道」的語意是藉由與之組合的詞素 *hoero:* 來傳遞的。而評價事件則是透過 *si'ael* ‘吃’的受事焦點形式表達。儘管 *si'aelen* 是受事焦點形式（依「焦點」的定義，應該用於凸顯受事者為主語的句子，如 (16a-b)），但是實際觀察線上辭典以及「原住民族語 E 樂園」中 *si'aelen* 的使用，可發現 *si'aelen* 多半用在如 (16c-e) 這種後面加有補述的情境，表示「吃起來」的意思。其中，(16e) 呈現了視覺與味覺的並列使用，更凸顯 *si'aelen* 可以表示評價。

- (16) a. ma'an pazay 'ilo'-en ki Soyo: nanaw si'ael-en ila.
 我.屬格 飯 攪拌-受事 伴同格 醬油 只 吃-受事 動貌
 ‘我把飯跟醬油攪拌而已就吃了。’
- b. tata:a' noka ka:anga'oraehan si'ael-en ka rae'ael.
 雞 屬格 狐狸 吃-受事 受格 內臟
 ‘雞被狐狸吃掉內臟。’
- c. matate'eS si'ael-en 'aeh~'aehis-an.
 酸藤 吃-受事 CVC~酸-處所
 ‘酸藤吃起來酸酸的。’
- d. hini tatimae' si'ael-en bang~bangih-an.
 這 菜 吃-受事 CVC~鹹-處所
 ‘這道菜吃起來鹹鹹的。’
- e. hini taboka' kita'-en 'anhil o si'ael-en kin 'aehis.
 這 百香果 看-受事 甜 連接詞 吃-受事 程度 酸
 ‘這顆百香果看起來甜但是吃起來很酸。’

圖四呈現味覺動詞的階層關係，可以發現經驗與評價事件基本上透過語意為「吃」的動詞來表達，只有動作事件以 *talam* 這個動詞來表達。本文將在第三節討論 *talam* 的語意，以確定賽夏語的味覺是否由專屬的動詞來表達。



圖四：賽夏語的味覺動詞

(五) 嗅覺動詞

賽夏語的嗅覺動詞主要是 *sazek*。(17a-b) 顯示，*sazek* 可以表示動作與經驗事件，而評價一樣以受事焦點形式 *sazeken* 表示，如 (17c) 所示。

- (17) a. sazek ka hiSon 'iS-ka~kano' 'isa:a'?

 聞 受格 那 有~味-Ca~什麼 那

 ‘聞聞看那是什麼味道？」

b. 'ata' s<om>azek ka '<in>iS-lal'i: 'isa:a' min'a'irit.

 姑姑 <主事>聞 受格 <完成·受事>有~味-魚腥 那 反胃

 ‘姑姑聞到魚腥味就反胃。’

c. hini pazay sazek-en 'aewhay bazaee'-en.

 這 飯 聞-受事 壞 聽-受事

 ‘這鍋飯聞起來怪怪的。’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發現 *sazek* 可以與 '*iS-*' 這個前綴共同出現，如 (17a-b)；*sazek* 表示聞的動作或經驗，而 '*iS-*' 則對嗅覺的刺激來源做陳述。(18) 是 '*iS-*' 組合的詞彙。

- (18) a. 'iS-babanghel '有宿醉的酒氣味'
 b. 'iS-babangoe' '臭酸；酸臭'
 c. 'iS-kakowa:om '有燒毛味'
 d. 'iS-lalba' '腐臭；有腐臭味'

- e. 'iS-lal'i: '有魚腥味'
- f. 'iS-ngangahe: '有大便味'
- g. 'iS-ngangre: '有燒焦味'
- h. 'iS-ra:yo' '有青草的味道'
- i. 'iS-raki' '有汗臭味'
- j. 'iS-rarhoe' '有動物腐爛的味道'

由以上詞群內的詞彙，我們雖可抽離出 'iS- 是表達「（聞起來）有～味」的詞素，然而後面所加的詞素 babanghel、babangoe'、kakowa:om、lalba'、lal'i:、ngangahe:、ngangre: 等，都是無法單獨存在的詞彙，唯有在與 'iS- 組合時，才會產生具有某種氣味的意義。Lee (2015) 指出阿美語相較於其他南島語，具有相對豐富的嗅覺詞，在不同方言中有十數個詞，詞類為狀態動詞。(19) 顯示 'iS- 呈現焦點變化，在句中充當謂語，應該分析為動詞，其中 (19d-e) 兩句皆用 'okay 否定，顯示賽夏語的 'iS- 是動作動詞。

- (19) a. hini 'aelaw miS-lal'i: a tomalan.
 這 魚 有~味.主事-魚腥 連語 程度
 ‘這條魚真腥。’
- b. noka 'ae hoe' ka'tot miS-kakoyang.
 屬格 狗 屁 有~味.主事-臭
 ‘狗放屁很臭。’
- c. niSo' '<in>aSkan 'ayam miS-lalba' ila
 你.屬格 <完成.受事>放 肉 有~味.主事-腐臭 動貌
 ma'an paywa:ak-en ila.
 我.屬格 丟掉-受事 動貌
 ‘你放的肉已經腐臭了，我丟掉了。’
- d. siya kahiya' 'ana boSok ila ma' 'okay 'iS-babanghel.
 他.主格 昨天 即使 醉 動貌 也 否定 有~味-宿醉的酒氣味
 ‘他昨天即使喝醉了也沒有宿醉的酒氣味。’
- e. mama' s<om>oloeh ka '<in>alep ray 'oes'oeso'an kayzaeh
 叔叔 <主事>燒 受格 <完成.受事>打獵 處所 野外 好

taew'an 'okay 'iS-kakowa:om.
 家 否定 有~味-燒毛味
 ‘叔叔在野外燒獵物，家裡才不會有燒毛的味道。’

除了以上詞根無法單獨存在的例子，(20) 顯示 'iS- 也可以後加獨立出現的名詞，此時會伴隨 Ca~ 重疊的形式變化，表達具有該名詞所指物體的氣味。

- (20) a. 'iS-ra~ra:ang '有汗味'
 b. 'iS-wa~walo' '有蜂蜜味'
 c. 'iS-ma~morok '有柚子味'
 d. 'iS-'a~'aehoe' '有狗味'

Lee (2010) 研究噶瑪蘭語、排灣語、太魯閣語、邵語四個屬不同分群之臺灣南島語在嗅覺表達方面的構詞與語意，發現這四個語言都以名詞重疊加上前綴的格式“prefix-(Red) X”來表達「有~味」，¹³ 而這個重疊形式是 Ca~ 重疊。根據 Lee (2010: 118-119)，這些表示氣味特質的詞之所以具有重疊形式，是因為重疊有複數(plural) 與反覆(iterative) 的語意，而具有某種氣味是一種延續的過程，必須有足夠的物體才能產生持續的氣味，因此這些詞彙會經過重疊構詞。

Viberg (1984: 155) 指出許多語言在表示「有~味」的動詞內併入指涉具該氣味物質的詞，如薩摩亞語的 *poapoa* ‘有魚的味’、*sogo* ‘氣味濃；臭（指尿等）’、*elo* ‘發出強烈的氣味；惡臭（指腐肉等）’。這類表「有~味」的動詞也可能包含數個表評價事件的下位詞，例如瑞典語的 *lukta* ‘有~味’包含三個下位詞：*stinka* ‘臭’、*dofsta* ‘氣味佳（特別是花，如玫瑰）’、*osa* ‘有燒焦味’。Lee (2010: 115) 也指出「聞」這個動詞與不好的氣味有構詞形式上的連結，如邵語的 *saðik* ‘氣味’是中性詞彙，加綴後表負面的氣味，如 *min-saðik-in* ‘變有氣味’、*saðik-in* ‘惡臭’。(21) 顯示賽夏語的 *sazeken* 基本上表示不好的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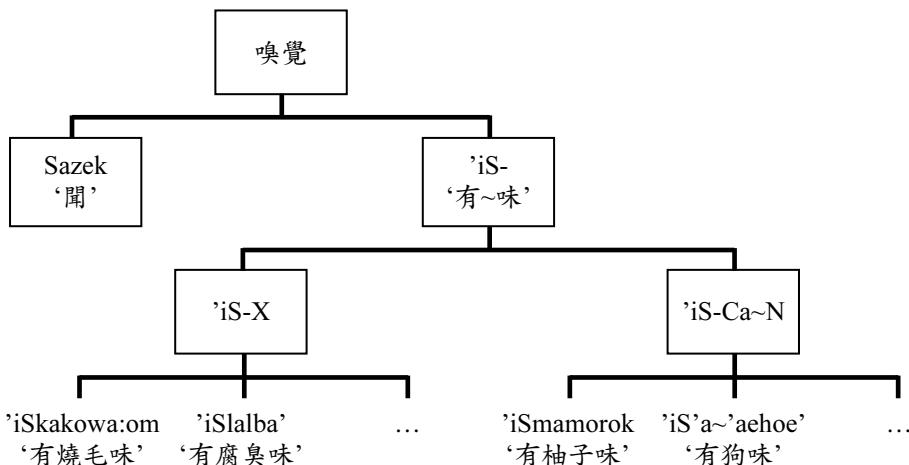
- (21) a. hini 'ayam 'inokay 'aSkan ray kapak'iya'zawan ka-sazek-en ila.
 這 肉 沒有 放 處所 冰箱 未來-聞-受事 動貌

¹³ 噶瑪蘭語的前綴是 *su-*、排灣語是 *sa-*、太魯閣語是 *se-*、邵語則是 *tu-*，後面加的詞彙都經過 Ca~ 重疊。

‘這塊肉沒有放在冰箱，快聞得到味道了。’

- b. So'o s<om>azek ay ka '*<in>iS-babangoe*'
 你.主格 <主事>聞 疑問 受格 <完成.受事>有~味-酸臭
 nakhara tatimae' sazek-en ila.
 好像 菜 聞-受事 動貌
 ‘你有聞到酸臭的味道嗎？好像是菜酸掉的味道。’

賽夏語表達嗅覺的動詞很多元，sazek 可以表示動作與經驗事件；而對於嗅覺感官刺激來源的評價則透過 sazeken 以及動詞前綴 'iS- 來表達，sazeken 基本上表達負面、不好的氣味，而 'iS- 則會與其他詞素或名詞的 Ca~ 重疊形式組合，表達特殊、不好聞的氣味。圖五是嗅覺動詞的整理，本文將 'iS- 與黏著詞素組合以及與名詞 Ca~ 重疊形式組合視為兩種形式，前者除了詞根無法獨立成詞之外，也未必帶有 Ca~ 重疊。¹⁴



圖五：賽夏語的嗅覺動詞

¹⁴ 本文認為 'iS- 加黏著詞根的例子和阿美語由 *ang-* 或 *fang-* 組成的詞相近，偏向表達負面的氣味，包含燒焦味 (*angcep/angted*)、魚腥味 (*anglis*)、酸臭味 (*angliw*)、腐臭味 (*angtul/angtuh*) 等；而 'iS- 與名詞 Ca~ 重疊形式組合則與阿美語由 *hala=* 附著於重疊名詞所組成的來源導向結構功能相似（參 Lee 2015 : 336-338）。

(六) 小結

表三為賽夏語基本感官動詞的整理。¹⁵ 我們可以發現，賽夏語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四個感官有專門的動詞表達。就動作、經驗、評價三類事件的表達而言，除了味覺外，基本上動作動詞可跨越到經驗事件的表達，儘管視覺、聽覺、觸覺都另有由表達該感官的動詞前綴與 hoero: 所組成的詞可以表述經驗事件，然而，就動作、經驗、評價三類事件的編碼而言，除了味覺之外，基本上動作動詞可跨越到經驗事件。五個感官模式的評價事件都是透過動詞的受事焦點形式來表達。其中味覺的評價事件並未透過動作動詞 *talam* 的受事焦點形式，而是用 *si'ael* ‘吃’的受事焦點形式表達；此外，我們也發現味覺動詞 *talam* 的使用並不頻繁，僅限表動作，經驗事件則藉由 *San-* 這個動詞前綴來表達，似乎顯示賽夏語的味覺感官模式只有動作這部分被詞彙化。如果味覺這個感官模式的動詞，如英語的 *taste*，表達的意義是「試味道」，那麼賽夏語 *talam* 的語意似乎側重在「試」，而「味道」這部分則透過「吃」來表達。

表三：賽夏語基本感官動詞的動態系統

感官	視覺	聽覺	觸覺	味覺	嗅覺
動作	<i>kita'</i> / <i>komita'</i> <i>Sa'-</i>	<i>bazae'</i>	<i>bilis</i> <i>taSi-</i>	<i>talam</i> / <i>tomalam</i>	<i>sazek</i> / <i>somazek</i>
經驗	<i>komita'</i> <i>Sahoero:</i>	<i>bazae'</i> <i>tinhoero:</i>	<i>bilis</i> <i>taSihohoero:</i>	<i>Sanhoero:</i>	<i>somazek</i>
評價	<i>kita'en</i>	<i>bazae'en</i>	<i>bilisen</i>	<i>si'aelen</i>	<i>sazeken</i> <i>'iS-</i>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視覺、聽覺、觸覺與味覺的經驗動詞 *Sahoero:*、*tinhoero:*、*taSihohoero:*、*Sanhoero:* 都帶有 *hoero:* 這個詞素。如上所述，*hoero:* 是表示「記得」的認知動詞，「記得」蘊含 (entail) 「發生過」，本文認為就是這個蘊含意義引發 *hoero:* 演變成一個表示完結的標記。¹⁶ 有趣的是，只有嗅覺動詞未出現動詞前綴與 *hoero:* 的組合，相對地，嗅覺的詞彙前綴用於表達評價，這似乎呼應文獻上的發現：味道傾向透過來源為本的 (source-based) 結構表達 (Majid et al. 2018: 11375)。

¹⁵ Viberg (2008: 128) 的核心詞彙是依據頻率、語意數量以及出現的句法結構而定義。

¹⁶ 澳洲語言的聽覺動詞有延伸表示「記得」的情形 (Evans & Wilkins 2000: 570-571)。

三、感官動詞的語意

從第二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感官動詞的語意與形式相關，特別是以感官刺激來源為主語的評價事件都是以動詞的受事焦點形式表達，如前文提到的 *si'aelen* 就常被用來表示對食物「吃起來」如何的評價。以下將逐一介紹各感官動詞的語意，包含感官範疇以及其他範疇的延伸意義。

(一) 視覺動詞的語意

如上所述，賽夏語的視覺動詞主要是 *kita'* 以及 *Sa-* 組成的下位詞，其中 *Sahoero:* 表達視覺的經驗事件，而其他詞則增加了方式的義素，因此，本小節主要討論 *kita'* 與 *Sahoero:* 的語意。

歐德芬 (2014) 研究漢語的「看」，指出除了原型的觀看義之外，還具有探望、診治（如「看病」、「看醫生」）、觀察（如「看情形」）¹⁷、取決（如「看您方便」）、見、認為（如「我看我還是把大石頭搬開」）等共七個意義。賽夏語的 *kita'* 跟漢語的「看」一樣，具有「探望」等多個意義，只是其中有些意義與動詞的構詞形式有關。首先，(22) 顯示 *kita'* 可以表示「看望；拜訪」。¹⁸

- (22) a. yako rengreng mo-wa:i' k<om>ita' hi koko'.
 我.主格 常常 主事-來 <主事>看 受格 奶奶
 ‘我常常來看奶奶。’
- b. yako tangtang rima' k<om>ita' hi baki'.
 我.主格 特地 去 <主事>拜訪 受格 爺爺
 ‘我特地去拜訪爺爺。’

根據 Evans & Wilkins (2000: 574) 對澳洲語言的研究，「拜訪」這個意義顯示視覺動詞的語意會延伸到社會互動範疇，另一個與社會互動範疇相關的語意延伸是「會見；見面」，在賽夏語這個意義則由 *Ca~* 重疊形式來表達，這與 *Ca~* 重疊在賽夏

¹⁷ 根據歐德芬 (2014: 189)，表觀察義的「看」，其賓語已非明確之物或人，而可為抽象的情況。

¹⁸ 線上辭典的 *komita'* 列有「拜訪」這個義項，只是例句卻改為 *payrarongaw* ‘拜訪’。

語可以表相互性有關（參 Yeh 2003 : 124-126），如 (23)。

- (23) baki' 'okik rengreng ka~kita' ki korkoring. (Yeh 2003: 124 (19a))
 爺爺 否定 常常 Ca~看 伴同格 小孩
 ‘爺爺不常和小孩見面。’

除了社會互動範疇的意義之外，我們發現 *kita'* 與 *Sahoero:* 都可以表示認知範疇的「發現」意義，如 (24)。

- (24) a. 'am lobih ila, kita'-en 'otobay Si-karma' ila,
 要 回家 動貌 看-受事 摩托車 工具-偷 動貌
 'isa:a yami' papama' ka baSe' lobih.
 那 我們.主格 搭 受格 公車 回家
 ‘要回家的時候，發現摩托車被偷了，我們只好搭公車回家。’
- b. hayza' 'aehae' hahila: kama'alep 'ima rima' talboyoe', lobih ray
 有 一 天 獵人 動貌 去 季節性圍獵 回 處所
 hataS Sahoero: pazay kayzaeh ila t<in>alek (文化-12-1)¹⁹
 獵寮 看到 飯 好 動貌 <完成.受事>煮
 ‘有一天眾獵人去做季節性圍獵，回到獵寮發現晚飯已經煮好’

另外一個屬於認知範疇的語意是「認為；覺得」，如 (25)。

- (25) ma'an k<in>ita', "ima ra:am kiSno-Sae'te: saboeh ka kapa:tol
 我.屬格 <完成.受事>看 動貌 知道 唱歌-齊全 全部 連語 歌
 ma' ni koko'ta'ay p<in>awhi:il, b<in>e:ay ka wa'is". (文化26-5)
 也 屬格 矮靈 <完成.受事>揀選 <完成.受事>給 受格 力量
 ‘個人覺得：「能唱完整套祭歌，必定是矮靈特別揀選，並賦予特殊權柄的人。」’

¹⁹ 例句後面的括弧註記出處。「文化」代表來源是「原住民族語 E 樂園」的文化篇，其後第一個數字標記第幾課，第二個數字則表示為第幾句，所以此處的「（文化-12-1）」指例句出自「原住民族語 E 樂園」文化篇第 12 課第 1 句。

Evans & Wilkins (2000: 574) 還指出，在許多澳洲語言中，動詞「看」的衍生形式（通常是重疊）會延伸表達「看守；監督；監視」等意義，如 Mayali 語的 *nan* ‘看’與 *nahnān* ‘照顧；監督；留意’。賽夏語的 *kita'* 經過 CVC~ 重疊之後也表達「專注地看」或「看守；監視」等意義，與前文提及的 Ca~ 重疊一樣，本文認為這與 CVC~ 重疊在賽夏語表示動作的持續有關（參 Yeh 2003：127-134），如 (26)。

- (26) a. *kit~kita'* nisiya ka p<in>*anra:an*, naka h<in>*oba:ang* na.
 重疊~看 他.屬格 連語 <完成.受事>走路 像 <完成.受事>畫圖 助詞
 ‘盯著他走的路，好像畫圖。’
- b. *kit~kita'* ka 'aewpir, 'izi' pak-Sil-biz~bizo'!
 重疊~看 受格 地瓜 否定 使動-燒-重疊~炭
 ‘看著地瓜，不要讓它燒黑！’

另外，看的內容也可以是文字，相當於英語 *read* 的意思，如 (27)。

- (27) *kita'* ka kina:at o paSkira:a' ila.
 看 受格 書 連接詞 蓋章 動貌
 ‘看完說明後蓋章。’

歐德芬 (2014: 173) 指出，「看醫生」的深層語意實為「到醫院請醫生診治」。在賽夏語，這種深層的語意關係表現在構詞形式上，透過加使動前綴 *pa-* 的形式 *pakita'* 表達「看醫生」的語意，如 (28)。

- (28) a. So'o rika: ila, Sa'ilā pa-kita' ka sinsang!
 你.主格 發燒 動貌 去 使動-看 受格 醫生
 ‘你發燒了，去看醫生吧！’
- b. yako 'am rima' pa-kita' ka sinsang.
 我.主格 要 去 使動-看 受格 醫生
 ‘我要去看醫生。’

除了使動和重疊之外，(29) 中的詞根形式 *kita'* 出現在前一個陳述與後面的新事件之間，整個表達帶有指責的意味，顯示這裡的 *kita'* 所表述的，不僅只是「看」的字面意義。

- (29) a. hiya' koSa' tongtongay ka boy'a', kita' haseng-en ila.
 誰 說 招惹 受格 蜜蜂 看 蟹-受事 動貌
 ‘誰要你去招惹蜜蜂，被蟹了。’
- b. koSa' 'izi' taniSowow, kita' hopay ila ho!:!
 說 否定 跟隨 看 累 動貌 助詞
 ‘說不要跟，看！累了吧！’
- c. niSo' 'akoey ka s<in>i'ael, kita' ta~tiyal-an ila.
 你.屬格 多 連語 <完成.受事>吃 看 Ca~肚子-處所 動貌
 ‘你吃很多東西，你看肚子鼓鼓的了。’

Defour (2007: 15) 指出英語的 *you see* 可以做為兩個陳述之間的連結語，展現了程序意義 (procedural meaning)，如 Aijmer (2002: 10) 引述的 *She slipped. You see, the road was slippery.* 以上賽夏語的例句中，*kita'* 也都出現在第二個子句之首，連結前面的背景敘述和後面對聽者的陳述，而這個子句是祈使句，蘊含著第二人稱「你」，呈現出指示性的 (deictic) 程序意義特質，正符合 Aijmer (2002: 86) 所說的，將觀點傳遞給聽者的功能。

祈使句形式 *kita'* 的另一個用法是後面加上疑問句，表達要求聽者去發現或確認的含意，如 (30)。

- (30) a. So'o kita' ka hisa tata:a' balas a hipo'?
 你.主格 看 受格 那 雞 公 連接詞 母
 ‘你看看那隻雞是公的還是母的？’
- b. Sa'ila kita' ma'an t<in>alek ka kashaw minahek ila ay?
 去 看 我.屬格 <完成.受事>煮 連語 茶 滾 動貌 疑問
 ‘去看我煮的茶滾了嗎？’

接下來看第二節提到的受事焦點形式評價動詞。Viberg (1984: 141) 指出，被

動的 *see* 常常發展為 *seem*；Whitt (2011: 349) 亦指出，賓語導向動詞並非指涉感官動作，而是表達感知者所做的一種評估或價值判斷。(31) 顯示，*kita'en* 常與 *nakhara* 或 *nak* 並列，表示一種主觀評價。

- (31) a. siya nakhara 'oSa'-en noka ba:i', ba~ba:in-an kita'-en.
 他.主格 好像 去-受事 屬格 風 重疊~懶-處所 看-受事
 ‘他好像受到風邪，看起來懶懶的。’
- b. kaehoey haba:i'-en nak 'am malbel kita'-en.
 樹 風吹-受事 像 要 倒.主事 看-受事
 ‘樹被風吹，看起來像要倒了的樣子。’

有趣的是，兩個視覺感官動詞中，*Sahoero:* 的受事焦點功能是從受事者角度出發的一般事件陳述，並沒有評價用法。請比較 (32) 中的各句。

- (32) a. hini ka kaehler pat-ro:or, kayzaeh Sahoero:-en.
 這 連語 手鍬 放-仿照 好 看到-受事
 ‘這個手鍬放回原位，才會看得見。’
- b. hiza to:o' 'ima bolalasan ka pongaeh kayzaeh kita'-en.
 那 三 動貌 白 連語 花 好 看-受事
 ‘那三朵白花很好看。’
- c. So'o kita'-en kayzaeh a tomalan.
 你.主格 看-受事 好 連語 程度
 ‘你看起來非常好。’

(32a) 的 *Sahoero:* 指「看到；發現」；(32b) 的 *kayzaeh* *kita'en* 是針對視覺刺激來源做評價，*kayzaeh* 指感官刺激來源的特質；(32c) 似乎更進一步發展到表示「看起來」的意思，透過 *kita'en* 來引導後面的評價。(33) 顯示，*kayzaeh* 後面還可以繼續擴展。

- (33) a. siya pa:-siningo:h<om>ilos kita'-en kayzaeh si'ael-en.
 他.主格 吃-稀飯 <主事>吸 看-受事 好 吃-受事

‘他吃稀飯用吸的，看起來很好吃。’

- b. nisiya taew'an kita'-en kayzaeh a tomalan rowaSek-en.
 他.屬格 家 看-受事 好 連語 程度 住-受事
 ‘他的家看起來很舒適。’

(31) 中，kita'en 與 nakhara 或 nak 這種表不確定性的詞彙並列，我們可以說，主觀評價的意義來自這兩個詞；但在 (34) 中，kita'en 不需加上 nak 即可表達「好像」或「似乎」的意思。

(34) a. kaysa'an hayza' t<om>obi:wa', kita'-en honha:i' 'am '<om>oral. (情境1-22)

剛剛 有 <主事>打雷 看-受事 等一下 要 <主事>下雨

‘剛剛有打雷，等一下應該就會下雨。’

- b. kita'-en 'ina '<om>oral ila, katinaewae'an 'ima mis'eh.
 看-受事 動貌 <主事>下雨 動貌 馬路 動貌 濕
 ‘好像下過雨了，馬路是濕的。’

此外，我們還觀察到 kita'en 在「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中有表達示證的功能。(35) 是其中一個 Pear Story 的敘述，一開始說話者用 kita'en 來表示其敘述的訊息來源是視覺。

(35) Pear_3

1. kita'-en ray 'inalingo'
 看-受事 處所 電影
2. ...(1.35) 'aehae' ka tatini'
 一 主格 老人
3. ...(1.65) t<in>aSi kala'
 <完成.受事>拿 籃子
4. ...(0.9) rima' r<om>orok ka (bo~)boway.
 去 <主事>摘 受格 重疊~水果
 ‘我看到電影裡有一個老人提著籃子去摘水果。’

而在 (36) Frog Story 的句子中，前後都出現一次 *kita'en*，然就整句話所表達的意思來看，兩個 *kita'en* 應該都是用於說明訊息的來源。

(36) Frog_3

85. ... *kita'en hini boy'a' hini sahae' ila ray ray rapoe' hini kita'en*
 看-受事這 蜂窩 這 掉 動貌 處所 處所 地 這 看-受事
 ‘蜂窩掉到地上’

觀察「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收錄的八個 Frog Story 與四個 Pear Story，可以發現八個 Frog Story 只有一個沒出現 *kita'en*，四個 Pear Story 有三個包含了 *kita'en* 的示證用法。而出現最多 *kita'* 的是 Frog_3，共出現 42 個不同形式的 *kita'*，其中 31 個是受事焦點形式，且 14 個出現在起始位置，18 個與指示詞 *hini* 共現，凸顯示證用法的指示特質 (de Haan 2001)。

總結視覺動詞的語意，我們發現 *Sahoero:* 的意義基本上都還是視覺範圍的「看到」，有時可以表示「發現」，屬於認知範疇的意義。而 *kita'* 的意義較多樣，除了認知範疇的「發現」之外，還包含社會互動範疇的「拜訪」、「見面」、「看醫生」，且語意與形式連結，除了構詞形式如重疊或使動前綴之外，在特定結構如祈使句中，會因為結構本身意義的影響而產生非字面意義的程序意義，如警告或要求對方查核，而受事焦點形式 *kita'en* 則發展出評價或示證的用法。

(二) 聽覺動詞的語意

聽覺動詞分別是 *bazae'* ‘聽’和 *tinhoero:* ‘聽到’。*tinhoero:* 除了表示經驗事件‘聽到’之外，還可以表示‘聽懂’的意思，如 (37)。

(37) *hini moto: 'am 'okay tin-hoero: ka p<in>anabih.*
 這 客家人 要 否定 聽-完結 受格 <完成.受事>說
 ‘這個客家人不會聽懂所說的話。’

(38) 中認知動詞 *haSa'* 與 *bazae'* 一起用，本文認為‘不懂’的意義來自 *haSa'*，而非 *bazae'*。根據線上辭典的定義，*haSa'* 表‘不會；不知道；不懂’，是例句中認知意義的來源，顯示 *bazae'* 仍然只有‘聽’的意義，尚未發展出‘理解’的認

知意義。

- (38) a. hiza 'aehae' mae'iyah malno-moto:, yako haSa' baza'e'.
 那 一 人 說-客家話 我.主格 不知道；不會 聽
 ‘那個人說客家話，我聽不懂。’
- b. 'ana yami haSa' baezae', niya'om noka laleke:
 即使 我們.主格 不知道；不會 聽 我們.屬格 屬格 電話
 'alingo'-on, 'isa:a kayzaeh hayza' naehan ka-baezae'-en. (情境-1-8)
 拍攝-受事 然後 好 有 還 名物化-聽-受事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完全聽懂，但是我們有用手機錄影，可以再仔細聆
 聽。’

此外，baza'e' 可以從聽覺延伸到表達「聽話；順從」的意思，如 (39)。

- (39) a. hiya' 'okay baza'e'? ka-Sawik-en ni baki'.
 誰 否定 聽 未來-鞭打-受事 屬格 爺爺
 ‘是誰不乖？會被爺爺鞭打。’
- b. So'o 'ampowa' 'okik baza'e'?
 你.主格 為什麼 否定 聽
 ‘你為什麼不聽話？’

根據 Evans & Wilkins (2000: 567)，聽覺動詞發展到聽話與理解在澳洲語言很常見，Sweetser (1990: 41-42) 認為語言普遍會將「聽話；順從」這種內在的接收（理解）且遵從連結到生理方面的聽覺接收。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02) 認為聽覺動詞的「順從」或「注意」之義是在會話情境中，也就是人際互動中產生的，像英語的 *be deaf to a plea* 就顯示聽覺這種人際互動的本質。據此，「聽話；順從」應屬於社會互動範疇的語意。

有關聽覺動詞構詞形式變化的語意，Sweetser (1990: 34-35) 引述 Buck (1949) 指出，印歐語言聽覺動詞的名物化形式往往指聽的內容，如「故事」(tale)、「報導」(report)、「名聲」(fame)、「歡慶報導」(glory news)，而非聲音；賽夏語的 baza'e' 名物化後也指聽的內容，即「故事」，如 (40)。

- (40) a. kaysa'an yako 'am manabih noka SaySiyat a kin-bazae'-an.
 今天 我.主格 要 說.主事 屬格 賽夏族 連語 名物化-聽-處所
 ‘今天我要講一個賽夏族的傳說故事。’
- b. sizaeh ila 'ima baza'e' ni koko' ka kin-bazae'-an (閱讀文本-1-15)
 完 動貌 動貌 聽 屬格 祖母 連語 名物化-聽-處所
 ‘聽完了老祖母的故事’

接下來看受事焦點形式 *bazae'en* 的語意。前言中提到線上辭典的釋義，除了「聽（受事）」之外，還包含了「感覺」，如 (41)。

- (41) a. hini 'oes'oeso'an baza'e'-en 'aliman.
 這 山 聽-受事 安靜
 ‘這山上感覺很靜。’
- b. ray 'oes'oeso'an h<om>aba:i' 'iya'zaw baza'e'-en.
 處所 山 <主事>吹 涼 聽-受事
 ‘在山上的風吹起來感覺好涼。’
- c. paepae'is si'ael-en 'aeh~'aehis-an baza'e'-en.
 酢漿草 吃-受事 重疊~酸-處所 聽-受事
 ‘酢漿草吃起來感覺酸酸的。’

Viberg (1984: 137-139) 舉 Swahili 語例子來說明視覺動詞在特定情境之下可延伸表示聽覺、嗅覺與觸覺，如 (42)；該研究並指出 Swahili 語的 *ona* 跟英語的 *feel* 一樣，可以用來談情緒（喜怒）與身體感覺（飢渴）。以下 (42) 這些例句似乎呼應其觀察。

- (42) a. Naona kishindo. (Johnson 1939 ; 轉引自 Viberg 1984 : 139 (20-22))²⁰
 我看 騷動；噪音
 ‘我聽到吵鬧聲。’(‘I hear a noise.’) /
 ‘我感覺到震動。’(‘I feel a shock.’)

²⁰ 原文未附逐詞註解，註解是透過查詢 Swahili 語—英語線上辭典所加的（網址：<https://africanlanguages.com/swahili/>）。

b. Naona mti huu mgumu.

我看 樹 這 硬

‘我覺得這木頭是硬的。’(‘I feel this wood is hard.’)

c. Naona harufu.

我看 味道

‘我聞到味道。’(‘I smell a smell.’)

觀察賽夏語 *bazae'en* 的使用，我們尚未發現表達情緒的用法。(43a) 指的是身體的反應，但 (43b-c) 兩句似乎也可以詮釋為比較抽象的心理反應。²¹

(43) a. niSo' basang bazae'-en kayzaeh ay?

你.屬格 身體 聽-受事 好 疑問

‘你的身體感覺如何？」

b. yako 'isahini kaboehoel o 'aeħae' tinal'oemaeh ila,

我.主格 現在 百 連接詞 一 歲 動貌

min'e:ez ila hopay ila 'i'iyah bazae'-en. (閱讀書寫-28-1)

懶得 動貌 累 動貌 活 聽-受事

‘我已經 101 歲了，感覺活得很累了。’

c. nak bazae'-en ma' hoSa:il wa's mo-wa:i' h<om>awak (閱讀文本-4-21)

像 聽-受事 也 藏 力量 主事-來 <主事>扶持

‘隱約感受到隱藏的力量前來扶持’

聽覺動詞還可以表示「聽說」這種表達示證的用法，(44) 雖顯示可以是主事焦點或受事焦點的形式，但是受事焦點與 *kin bazae'* 似乎比較常見。

²¹ 感謝審查人提出有關 *bazae'en* 句法語意功能討論的建議，本文側重的是語意的討論，但也肯認句法上值得進一步的討論。本文回顧的類型學研究脈絡，語意重點之一在於跨感官模式的表達，因此此處引了 Viberg (1984) 的討論，後續與此相關的進一步討論見於 Evans & Wilkins (2000) 與 Huang (2002)，兩文探析澳洲語言與鄒語的思維情緒座落在何處。相較於語法功能，更有意思的是 (43) 中的 *bazae'en*，有時出現在動前的位置，有時出現在句末的邊緣位置，表達說話者的情態；若刪除句中的 *bazae'en*，句子仍然成立，但表達一種客觀的事實陳述，而加上 *bazae'en* 則表達了一種說話者的感受或判斷。

- (44) a. bazae'-en nakhara ba:yoS 'am mo-wa:i' ila,
 聽-受事 好像 颱風 要 主事-來 動貌
 rim'aen 'am '<om>oral mina. (生活-4-6)
 可能 要 <主事>下雨 助詞
 ‘聽說颱風快要來了，明天可能會下雨。’
- b. yako bazae' So'o ra:am noka SaySiyat ka kaspengen,
 我.主格 聽 你.主格 知道 屬格賽夏族 連語 傳統習俗
 'iyakina s<om>ingozaw 'iSo'on.
 想要 <主事>問 你.受格
 ‘我聽說您對賽夏族的傳統習俗非常了解，想要請教您一下。’
- c. kin bazae' k<om>oSa' 'ima 'ibabaw ka ka:aw mae'yaeh 'angiS.
 動貌 聽 <主事>說 動貌 高 連語 顴骨 人 兇
 ‘聽說顴骨高的人很兇。’

示證表達說話者對其言語所描述情況的態度。根據 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02-103)，聽覺動詞提供兩種示證：當說話者的訊息來源是主要來源時，為「(性質、感覺)的連結」；當來源是次要來源時，則為「間接報導」，即「聽說」。²² 本文認為 *bazae'en* 展現了兩種用法，表示「感覺」含意的用法屬於第一種示證，而「聽說」則呈現了「間接報導」。

(三)觸覺動詞的語意

第二節討論的觸覺動詞雖然很多，但本文認為真正涉及手部觸覺的基本詞彙只有 *bilis* 和 *taSi-*。*bilis* 表達手部的身體動作，可透過換喻 (metonymy)，以動作的起點「摸」來指稱其結果，即「拿」的語意，如 (45)。

- (45) a. niSo' 'o esizo: pa-kayzaeh bilis 'izi' pan-hae:ae' o!
 你.屬格 雞蛋 使動-好 摸 否定 摔-落 感嘆

²² 原文如下：“Evidentials are generally sai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situation his/her utterance describes. Sense perception verbs are a common cross-linguistic source for evidentials (see Willett 1988). Hearing verbs provide two kinds of evidence: ‘attached’, when the source of the speaker’s information is of a primary source; and ‘indirect reported’, when the source is of secondary origin, i.e. hearsay.” (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02-103)

‘雞蛋你要好好提不要摔落喔！」

- b. ra:ma' b<in>ilis ray hima' ma'an.
 雨傘 <完成.受事>摸 處所 手 我.屬格
 ‘雨傘我拿在手上。’

詞彙前綴 *taSi-* 後面可以加名詞與動詞。我們先來看加名詞的例子。(46a-b) *taSihobos* ‘摸口袋’的例子顯示，*taSihobos* 可以是單純的「摸口袋」；或是「摸口袋」只是最初步的動作，後續目的是「拿取」或「找尋」。(46c-d) 則顯示以「摸」代表「拿」的用法。²³

- (46) a. So'o 'ampowa' taSi-hobos ka 'inmana'a hobos?
 你.主格 為什麼 摸-口袋 受格 我.所有格 口袋
 ‘你為什麼摸我的口袋？」
- b. yako 'am rima' bae:iw ka walo'
 我.主格 要 去 買 受格 糖
taSi-hobos 'am mari' ka rayhil ...
 摸-口袋 要 拿 受格 錢
 ‘我要去買糖，摸口袋要拿錢……’
- c. 'iya'azem ka hiza mae'iyah 'ima taSi-malat.
 小心 受格 那 人 動貌 摸-山刀
 ‘小心那個拿山刀的人。’
- d. siya taSi-masak ka bae:aeh 'okay tikot.
 他.主格 摸-空 受格 火炭 否定 怕
 ‘他不會怕，赤手空拳拿火炭。’

加動詞的例子，首先是表示經驗事件的 *taSihero*: ‘摸到’可以表示「拿到」或「獲得」，都展現以動作事件的部分（如起點）代替整個事件或事件終點的換喻，如(47)。

²³ 高清菊 (2009: 124) 認為是「攜帶；接續」的意思，應該是因為該文的例子包含了 *taSi-malat* ‘拿山刀；帶著山刀’、*taSi-lotor* ‘接續；延續’。

- (47) a. yako taSi-hoero: ka habiS nisiya '<in>aSkan.
 我.主格 摸-完結 受格 匕首 他.屬格 <完成.受事>放
 ‘我拿到他放的匕首。’
- b. kayzaeh hini 'aehae' tinal'oemaeh taSi-hoero: saboeh ka kaehaew.
 好 這 一 年 摸-完結 全部 連語 財產
 ‘希望今年大豐收。’

觸覺動詞比較特別的是後面加上動詞 lotor ‘連接’，可以表達實質的「接手」義，也可以表達抽象的「接續；延續；傳承」的意思。誠如 (48) 所示，這跟賽夏族文化中，傳統知識、技藝的傳授需透過搭傳授者的肩有關，是一種以最受凸顯的動作來指涉整個事件的換喻，本文認為這個意義延伸的動因即是 Evans & Wilkins (2000) 提到的文化模式。

- (48) a. maya' taSi-lotor ni lalo' ka kina:at.
 人名 摸-連接 屬格 人名 連語 書
 ‘maya’ 接手 lalo’ 的書。’
- b. 'oya' taSi-lotor ni koko' ka kapatawawen.
 媽媽 摸-連接 屬格 奶奶 連語 工作
 ‘媽媽傳承奶奶的工作。’
- c. So: 'am taSi-lotor ka nom r<om>haep ta-talsapal ka 'ima ra:am.
 如果 要 摸-連接 受格 用來 <主事>占卜 勸使-搭 受格 動貌 會
 ‘如果要傳承占卜，要搭會占卜者的肩。’

根據 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14)，英語或印歐語言的觸覺動詞可以表達「感動」(affecting)、「處理」(dealing with)、「考慮」(considering)、「勸告」(persuading) 等 MIND AS BODY 的隱喻。但是，賽夏語的觸覺動詞，基本上的語意延伸在於由「摸」透過換喻轉指「握；拿」，甚至經由文化模式的運作，將 taSilotor 實質的身體動作延伸到「接續；延續；傳承」的意思。

(四) 味覺動詞的語意

味覺動詞 talam 除了表示「嚐味道」之外，也可以表示「嘗試」，如 (49)。

- (49) a. yako 'am t<om>alam rima' 'a'inola' ka 'alno-SaySiyat.
 我.主格 要 <主事>嘗試 去 比賽 受格 說-賽夏族語
 ‘我要去試試賽夏族語的考試。’
- b. hiza 'i'is talam 'alhana:an-i kita' wa'isan ay?
 那 橡皮筋 嘗試 拉-受事 看 有力 疑問
 ‘那條橡皮筋試著拉拉看是否有力？’
- c. 'a:ay, hini talam tatpo'-ani!
 好 這 嘗試 戴帽子-工具
 ‘好的，試試看戴這頂帽子！’

此外，我們發現 *talam* 可以與其他動詞前綴結合使用，似乎已經進一步發展成嘗試貌 (tentative aspect) 的標記，如 (50)。

- (50) a. 'oya' San-talam ma'an ka t<in>alek bangih ay?
 媽媽 吃-嚐 我.屬格 連語 <完成.受事>煮 鹹 疑問
 ‘媽媽嚐嚐看我煮的會不會太鹹？」
- b. Sa'ila taSi-talam ka ralom rikrika: ay?
 去 摸-嚐 受格 水 熱 疑問
 ‘去碰碰看水熱不熱？」

根據 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14)，英語、巴斯克語、西班牙語味覺動詞的語意延伸包含將經歷思考成品嚐 (experiencing something is tasting)、產生感覺（如喜歡／不喜歡）是品嚐 (producing a feeling is tasting)、知道是品嚐 (knowing is tasting)。我們並未觀察到賽夏語的味覺動詞 *talam* 有以上這些語意延伸，賽夏語將「嘗試」與表示「嚐味道」的味覺動詞連結，這點跟 Evans & Wilkins (2000: 560) 對澳洲語言的觀察比較接近。

味覺動詞「嚐味道」與「嘗試」的語意關係，似乎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從味覺的「嚐味道」延伸到一般事件的「嘗試」，這反映語言常見的使用情境的拓展；然而 Evans & Wilkins (2000: 560) 也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嘗試」這個動詞在食物與進食的情境下獲得味覺的「嚐味道」解讀是常見的現象。該研究引述 Dixon (1991) 指出，Yidiny 語 *banja-L* 一詞只有在與「吃」組合時會產生「嚐味道」的意

義。這引發了一個反思：我們一般都認定五個感官是基本的概念，因此，味覺是基本意義，「嘗試」是延伸意義；然而，賽夏語味覺動詞的三個事件類型分別是 *talam*、*Sanhoero:*、*si'aelen*，呈現了與其他感官範疇動詞不同的形式，特別是評價動詞並不是動作類型的受事焦點形式，就此而言，賽夏語的味覺是否為基本層次的概念，值得省思。與族人確認後，發現儘管在 (51a) 中 *talamen* 貌似可以表達評價用法，與其他感官動詞平行，但進一步詢問卻發現，第二節中的 *si'aelen* 若要用 *talamen* 表達，必須改成 *Santalamen*，如 (51c)，族人並表示 *talamen* 原義是「測試」、「試驗」、「試試」、「試看看」之義，並不是「嚐」。換句話說，*talamen*之所以會有「嚐味道」的意義，是因為出現在吃或品嚐的情境，如 (51a-b) 中的 *si'ael* ‘吃’、*zimos* ‘舔舐’，或與和味道相關的詞彙共同出現而產生的，如 (51b) 的 *bangih* ‘鹹’。

- (51) a. niSo' t<in>alek ma'an talam-en kayzaeh si'ael-en.
 你.屬格 <完成.受事>煮 我.屬格 嚐-受事 好 吃-受事
 ‘你煮的我嚐了很好吃。’
- b. So'o talam zimos hini kasnaw bangih a Soyaehan?
 你.主格 嚐 舔舐 這 湯 鹹 連接詞 淡
 ‘你嚐嚐看這個湯鹹不鹹？’
- c. hini tatimae' San-talam-en bang~bangih-an.
 這 菜 吃-嚐-受事 重疊~鹹-處所
 ‘這道菜試吃（品嚐）起來鹹鹹的。’

(五) 嗅覺動詞的語意

嗅覺動詞在印歐語言可以延伸表懷疑、感覺／猜測、探索 (Ibarretxe-Antuñano 2002: 114)，但賽夏語 *sazek* 的語意基本上還是在嗅覺的範圍內，如第二節所示；*sazeken* 似乎有發展成狀態動詞的跡象，指‘臭’的意思，如 (52)。

- (52) a. hini sazek-en kin sazeken.
 這 聞-受事 程度 臭
 ‘這聞起來很臭。’

- b. So'o sazek ka hini 'aelaw sazeken ay?
 你.主格 聞 受格 這 魚 臭 疑問
 ‘你聞這魚，臭嗎？’

(52a) 出現兩個 *sazeken*，第一個是嗅覺動詞的受事焦點形式，表評價；而第二個 *sazeken*，本文認為已經固化為表示「臭」的詞彙。Evans & Wilkins (2000: 559) 提到澳洲語言有嗅覺延伸到味覺的情形，Kayardild 語的 *banyji-ja* 基本含意是「聞」，但在與動詞「吃」一起出現的結構中，表達味覺的意涵。(53) 中 *miS-/iS-* 形成的詞彙與 *si'aelen* 共現，似乎顯示賽夏語也呈現了嗅覺延伸到味覺的感官範疇內部跨越情形。

- (53) a. pazay k<in>ogaso'-an si'ael-en miS-babangoe' ila.
 飯 <完成>剩餘-處所 吃-受事 有~味.主事-臭酸 動貌
 ‘這剩飯吃起來臭酸了。’
- b. walae' ila ka hapoy s<om>insis 'aewhay si'ael-en 'iS-*ngangre*:.
 減少 動貌 受格 火 <主事>鍋巴 壞 吃-受事 有~味-焦味
 ‘火小一點！鍋巴不好吃，有焦味。’

(六) 小結

以下依據動作、經驗、評價三事件類型，整合不同模式感官動詞的語意如表四。我們可以發現視覺動詞的語意比較多樣，其次是聽覺動詞，而觸覺、味覺與嗅覺動詞的語意延伸相對比較受限，就此而言似乎符合 Viberg (1984: 136) 提出的階層。表四也顯示動作與評價事件的感官動詞呈現的語意延伸比較多，且視覺與聽覺的評價動詞都已發展出表達示證的情態意義。

表四：賽夏語感官動詞的動作、經驗、評價語意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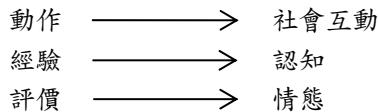
感官	動作	經驗	評價
視覺	看醫生 (pakita')		
	看書 (komita')		
	探望 (komita')		
	見面 (kakita')	發現 (Sahoero:)	似乎；好像 (kita'en)
	發現 (komita')	覺得 (kinita')	示證 (kita'en)
	監督；看守 (kitkita')		
	程序意義 (kita')		
聽覺	核對；檢視 (kita' + 疑問句)		
	聽話；順從 (bazae')	聽懂 (tinhoero:)	感覺 (bazae'en) 示證；聽說 (bazae'en)
觸覺	握；拿 (taSi-, bilis) 摸索 (Silam, taSi-) 傳承 (taSilotor)	--	--
嗅覺	--	--	臭 (sazeken)

四、結論

賽夏語的感官動詞雖然基本上五個模式都有個別的詞彙表示，並未見到視覺或聽覺與低階層感官模式共用一個詞彙的情形，但味覺動詞卻是由「嘗試」這個動詞透過與味覺相關的詞彙，如 San- ‘吃’、zimos ‘舔舐’，或是與描述味道的詞彙，如 'anhil ‘甜’、'aehis ‘酸’、bangih ‘鹹’ 等共用而獲得味覺的意涵。唯一見到的感官模式範疇內部的延伸發生在嗅覺前綴 'iS- 與 si'ael ‘吃’這個動詞運用的情況，這是由情境產生的語意延伸。從個別感官模式的動詞語意來看，階層高的視覺與聽覺動詞呈現較多樣的語意，其中動作類視覺動詞的語意延伸最為豐富，就這點而言似乎也支持了視覺優勢的主張。只是，本文發現賽夏語視覺動詞的語意延伸似乎較聚焦於社會互動範疇，特別是動作類的「看醫生」、「探望」、「見面」等，就連出現於祈使句的詞根形式 *kita'* 在篇章銜接方面的程序意義都與社會互動有關，這點跟澳洲語言視覺動詞呈現的情形比較符合 (Evans & Wilkins 2000: 560)，而印歐

²⁴ 表四中以‘--’表示未見此類語意延伸；之所以沒有味覺一列，乃因味覺動詞如文中所討論，發展自 *talam* ‘嘗試’這個動詞。

語言常見的從視覺跨域到認知範疇的語意延伸，似乎僅限於 *kita'* 與 *Sahoero:* 表達的「發現」，以及 *kinita'* 表達的「覺得」。只是，有意思的是 *Sahoero:* 這個動詞的構詞組成，本就帶有認知動詞 *hoero:*，因此我們也可以主張認知意義實際上來自 *hoero:*。動作類聽覺動詞的「聽話；順從」含意也屬社會互動範疇，而經驗動詞 *tinhoero:* 的「聽懂」意義屬認知範疇，不過，這個動詞同樣也是由聽覺動詞前綴 *tin-* 與表認知的詞根 *hoero:* 所組成，其認知意義同樣可能來自 *hoero:*。整合賽夏語視覺與聽覺範疇的語意延伸，可以發現與動詞的事件類型存在關連性：動作類延伸到社會互動範疇的語意；經驗類延伸到認知意義；評價類則延伸出示證或表達說話者態度等的情態意義（見圖六）。



圖六：賽夏語感官動詞的事件類型與語意延伸範疇

這跟事件類型的概念有關，社會互動的動作性比較強，自然比較容易與動作事件連結。經驗事件不僅在概念上比較容易連結到認知，形式上所包含的 *hoero:* 本來就表示認知的概念。至於評價本就是感知者對感官刺激所做的判斷或評估，具有說話者的主觀性，與情態意義可以自然連結。

以上視覺與聽覺動詞的語意延伸是一種基於相似性的隱喻延伸，觸覺、味覺與嗅覺動詞的語意延伸比較受限。觸覺動詞的「握；拿」意義，本文認為是透過換喻機制，以動作的起點代表終點而發展出來的，另外「傳承」(*taSilotor*) 也一樣是基於換喻的機制，以賽夏族文化中傳承事件最凸顯的動作來代表傳承。嗅覺動詞僅有評價形式 *sazeken* 發展成表不好的味道「臭」，但仍舊在嗅覺的範疇內，這個發展反映語言普遍的現象：詞彙在語言中的歷史越久，所指的味道越不宜人 (Allan & Burridge 2006: 201)。

另一點值得後續探討的是，Evans & Wilkins (2000: 554) 提到他們和 Viberg (1984) 的研究都有一個限制，就是都建立在只有五個感官模式的簡單假設上，但澳洲語言提供了第六種感官模式的證據：在 *Arrernte* 語的基本感官動詞中，*welheme* 這個詞表達一種本體感覺，包含感覺冷、病、熱等，而這個動詞明顯不同於 *anpeme*，即表示「觸摸；觸摸感覺；感覺（粗糙、光滑等）」的觸覺動詞。從

歷史上看，動詞 *welheme* 似乎源自 *aweme* ‘聽到’的反身形式，且 Warlpiri 語本體感受的感覺也是「聽到」的反身形式。眼、耳、鼻、舌、身是我們身體與環境接觸的重要管道，透過感官的語言表達，我們可以發掘語言使用者對感官的範疇化情形。從上面的討論，本文發現味覺這個感官模式的動作動詞來自一般動詞「嘗試」在與吃或味道相關的情境中產生，這挑戰了味覺在賽夏語的基本地位。另一方面，聽覺動詞 *bazae'en* 可以表示身體的感覺，從語言的詞彙運用來看，聽覺與身體感覺在賽夏語的關係密切。

引用書目

- 「台大台灣南島語語料庫」“Taida Taiwan Nandaoyu yuliaoku”，<https://corpus.linguistics.ntu.edu.tw/#/>，2024年8月20日檢索。
- 「原住民族語E樂園」“Yuanzhumin zuyu E leyuan”，<https://web.kloka.tw>，2024年8月20日檢索。
-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辭典——賽夏語」“Yuanzhu minzu yuyan xianshang cidian: Saixiayu”，<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xsy/search.htm>，2024年8月20日檢索。
- 高清菊 ya'aw kalahae' kaybaybaw，《賽夏語詞彙的結構與語義研究》*Saixiayu cihui de jiegou yu yuyi yanjiu*，新竹 Hsinchu：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Xinzhu jiaoyu daxue Taiwan yuyan yu yuwen jiaoyu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09。
- 歐德芬 Ou Te-fen，〈多義感官動詞「看」義項之認知研究〉“Duoyi ganguan dongci ‘kan’ yixiang zhi renzhi yanjiu”，《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15.2，臺北 Taipei：2014，頁 159-198。doi: 10.1177/1606822X13506158
- “Online Swahili -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africanlanguages.com/swahili/>, last accessed on 9 September 2024.
- Aijmer, Karin. *English Discourse Particles: Evidence from a Corpu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doi: 10.1075/scl.10
- Allan, Keith and Kate Burridge. *Forbidden Words: Taboo and the Censoring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oi: 10.1017/CBO9780511617881
- Buck, Carl Darling. *A Dictionary of Selected Synonyms in the Principal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 De Caluwé, Johan. “Meaningful Building Blocks: Morphology,” revised by René Dirv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in René Dirven and Marjolijn Verspoor (eds.),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pp. 49-74. doi: 10.1075/clip.1.04mea
- de Haan, Ferdinand. “The Cognitive Basis of Visual Evidentials,” in Alan Cienki, Barbara J. Luka, and Michael B. Smith (eds.), *Conceptual and Discourse Factors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2001, pp. 91-106.

- Defour, Tine. "A Diachronic Study of the Pragmatic Markers *well* and *now*: Fundamental Research into Semantic Development and Grammaticalisation by Means of a Corpus Study," Ph.D. Dissertation, Ghent: Ghent University, 2007.
- Dixon, R. M. W. (comp. & ed.). *Words of Our Country: Stories, Place Names and Vocabulary in Yidiny,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Cairns-Yarrabah Region*.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1.
- Evans, Nicholas and David Wilkins. "In the Mind's Ear: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Language*, 76.3, 2000, pp. 546-592. doi: 10.2307/417135
- Fellbaum, Christiane. "On the Semantics of Troponymy," in Rebecca Green, Carol A. Bean, and Myaeng Sung Hyon (eds.), *The Semantics of Relationship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23-34. doi: 10.1007/978-94-017-0073-3_2
- Huang Shuanfan. "Tsou Is Different: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Emotion, and Bod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2, 2002, pp. 167-186. doi: 10.1515/cogl.2002.013
- Ibarretxe-Antuñano, Iraide. "MIND-AS-BODY as a Cross-Linguistic Conceptual Metaphor," *Miscelánea: A Journa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25, 2002, pp. 93-119. doi: 10.26754/ojs_misc/mj.200210526
- _____. "Polysemy and Metaphor in Perception Verb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Ph.D. Disserta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99.
- Johnson, Frederick. *A Standard Swahili-English Dictionary (Founded on Madan's Swahili-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 Lee, Amy Pei-jung. "Lexical Categor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Olfaction in Ami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7.3, 2015, pp. 321-350. doi: 10.1017/langcog.2014.32
- _____. "Reduplication and Odor in Four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 2010, pp. 99-126.
- Majid, Asifa (ed.). *Field Manual*, vol. 10. Nijmeg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2007.
- Majid, Asifa et al. "Differential Coding of Perception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PNAS*, 115.45, 2018, pp. 11369-11376. doi: 10.1073/pnas.1720419115
- Manasia, Mihaela Georgiana. "Polysemy and Metaphor in the Verbs of Perception," in Titus Corlățean and Ioan-Gheorghe Rotaru (eds.), *The Future of Knowledge: Proceedings of Harvard Square Symposium*, vol. 1. Cambridge, MA: Scientific Press, 2016, pp. 55-64. doi: 10.2139/ssrn.2986466

- Murphy, M. Lynne. *Lexical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oi: 10.1017/CBO9780511780684
- Norcliffe, Elisabeth and Asifa Majid. "Word Formation Patterns in the Perception Domain: A Typological Study of Cross-Modal Semantic Associations," *Linguistic Typology*, 28.3, 2024, pp. 419-459. doi: 10.1515/lingty-2023-0038
- San Roque, Lila, Kobi H. Kendrick, Elisabeth Norcliffe, and Asifa Majid. "Universal Meaning Extensions of Perception Verbs Are Grounded in Inter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9.3, 2018, pp. 371-406. doi: 10.1515/cog-2017-0034
- Strik Lievers, Francesca and Bodo Winter. "Sensory Language across Lexical Categories," *Lingua*, 204, 2018, pp. 45-61. doi: 10.1016/j.lingua.2017.11.002
- Su, Lily I-wen, Sung Li-may, Huang Shuping, Hsieh Fuhui, and Lin Zhemin. "NTU Corpus of Formosan Languages: A State-of-the-Art Report," *Corpus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4.2, 2008, pp. 291-294. doi: 10.1515/CLLT.2008.012
- Sung Li-may, Lily I-wen Su, Hsieh Fuhui, and Lin Zhemin. "Developing an Online Corpus of Formosan Language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6.2, 2008, pp. 79-117. doi: 10.6519/TJL.2008.6(2).4
- Sweetser, Eve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doi: 10.1017/CBO9780511620904
- Viberg, Åke. "Swedish Verbs of Perception from a Typological and Contrastive Perspective," in María de los Ángeles Gómez González, J. Lachlan Mackenzie, and Elsa M. González Álvarez (ed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pp. 123-172. doi: 10.1075/pbns.175.09vib
- _____. "The Verbs of Percep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in Brian Butterworth, Bernard Comrie, and Östen Dahl (eds.),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Berlin: Mouton Publishers, 1984, pp. 123-162. doi: 10.1515/9783110868555.123
- Whitt, Richard J. "Auditory Evidentiality in English and German: The Case of Perception Verbs," *Lingua*, 119.7, 2009, pp. 1083-1095. doi: 10.1016/j.lingua.2008.11.001
- _____. "(Inter)Subjectivity and Evidential Perception Verbs in English and German,"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1, 2011, pp. 347-360. doi: 10.1016/j.pragma.2010.07.015
- Ye Mei-li. "Saisiyat Structure,"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991.
- Yeh, Marie Meili. "A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udy of Saisiyat Verbs," Ph.D. Disserta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3.

Zeitoun, Elizabeth, Chu Tai-hwa, and Lalo a tahesh kaybaybaw. *A Study of Saisiyat Morph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A Preliminary Semantic Study of Perception Verbs in Saisiyat

Marie Meili Yeh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lyeh@mx.nthu.edu.tw

ABSTRACT

Following Viberg (1984), Sweetser (1990), and Evans & Wilkins (2000),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exicalization and semantics of perception verbs in Saisiyat. It is found that among the three event types (evaluative events, action events, and experience events), evaluative and action events share morphological derivational relations while experience verbs are composite words. Intra-field semantic extension is observed only when the verb ‘to have the smell of’, *miS-/iS-*, is collocated with the verb ‘to eat’. Sight and hearing verbs show rich inter-field semantic extension. The extended domains are determined by their event types: action verbs are extended to social interaction, experience to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to modality. Touch, smell, and taste verbs show restricted semantic extension. The evaluative ‘smell’ verb is extended to mean ‘smelly’. Through metonymy, the tactile domain uses the inception of an action (‘to touch’) to express ‘to hold’ or ‘to take’. Furthermore, the prefix *taSi-* ‘to touch’ forms the word *taSilotor* ‘to continue; to inherit’, reflecting a metonymic extension where a key action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inheritance comes to represent the concept of inheritance itself. The fact that ‘to try the taste’ and ‘to try’ are coded by the same lexical item while the evaluation verb is formed by the verb ‘to eat’ challenges the basicness of the gustatory perception model in Saisiyat.

Keywords: perception verbs, lexicalization, semantic extension, metonymy, cultural model

(收稿日期：2024. 9. 16；修正稿日期：2025. 2. 25；通過刊登日期：2025. 5. 5)

